

论福斯塔夫对骑士精神的抛弃

尚甜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DOI:10.61369/HASS.2025040022

摘 要：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以及喜剧《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一个重要喜剧角色，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本文主要通过文本细读与狂欢化理论，结合时代背景，讨论福斯塔夫及其所代表的没落骑士的生存状态与他们对骑士精神的抛弃。

关 键 词： 福斯塔夫；福斯塔夫式背景；没落骑士；骑士精神

On Falstaff's Abandonment of Chivalry

Shang Tian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Falstaff is a significant comedic character in Shakespeare's historical play Henry IV and the comedy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leaving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readers. This paper primarily employs close reading and the theory of carnivalization,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discuss Falstaff and the survival state of the declining knights he represents, as well as their abandonment of chivalric ideals.

Keywords： Falstaff; Falstaffian background; declining knights; chivalric spirit

引言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作品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被称为莎翁所塑造的“最为复杂的角色之一”。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特定群体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这使得这一艺术形象经久不衰，一直以来都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喜爱与关注。

本文对福斯塔夫及其对骑士精神的抛弃进行分析与研究，希望能对福斯塔夫这一角色和没落骑士这一群体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时代所致的骑士精神没落

16世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文艺复兴、宗教运动在欧洲发生，封建关系逐渐解体。这样剧烈的时代变动使得封建关系中的骑士阶层面临不知何去何从的难题，由于他们生存所依赖的封建关系逐渐解体，作为中世纪贵族代表的骑士阶层逐渐没落。福斯塔夫作为英国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勃兴时没落骑士的典型代表，他的生存状态和性格能够体现出当时社会中没落骑士这一群体的特征。

欧洲中世纪时期，社会缺乏稳定的安全机制，贵族们为了在纷争中保护自己的财产与安全，往往会采取招募骑士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骑士制度因此逐渐形成。骑士依附于贵族生存，并向贵族们履行军事义务，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军人，需要为自己的领主战斗。骑士的一个重要准则是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作为维护安全的军事力量，骑士们显著的特点是嗜血和尚武，这挑战了教会试图建立的基督教秩序，为了确保骑士阶层不会对教会和贵族造成伤害，他们用基督教思想来规范骑士们的思维与行为，骑士们必须虔诚的信仰上帝，这是成为骑士的条件，也是骑士的品质之一。^[1]13世纪之后，骑士的军人身份逐渐被骑士军团等其他组织取代，传统的骑士阶级逐渐转化为城市贵族或乡绅，但是骑士精神却得以保留，骑士们重视身份，信守诺言，注重修养，乐于助人，敢于为理想牺牲，骑士八大美德包括“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2]，总之，骑士精神是一种有序的、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

“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平民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封建关系逐渐解体，封建骑士制度被雇佣兵制度取代，封建生产方式也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中骑士依赖领主获得土地和生存资料的方式不

能得以维继，但骑士阶层又难以迅速地转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获得财富，由于物质的缺乏，骑士们的主要需求就变成了对基本的生活资料和财富的追求，同时，由于文艺复兴的影响，人们注重追求现世的快乐和物质的享受，骑士阶层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对骑士精神和骑士美德的坚守开始松动。^[3] 骑士阶层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对骑士精神的抛弃也是当时平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状况。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写到：“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特殊的形象不能发现呢？”^[4]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恩格斯认为福斯塔夫的性格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福斯塔夫式背景中可以反映出当时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16世纪的英国，封建社会制度面临瓦解，封建残余势力腐朽无耻的程度超过了以往，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将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暴露在其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莎士比亚通过塑造福斯塔夫这样一个没落骑士的形象，将他置身于平民社会中，与平民生活发生紧密联系，构建起“福斯塔夫式背景”借以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

二、福斯塔夫对骑士精神的抛弃

作为一个没落骑士，福斯塔夫也面临在时代中转变生存方式的问题，他从“低等贵族跌落到平民社会”^[5]，由于无法从旧有的制度中获得财富，也无法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中获得物质财富，福斯塔夫开始利用贪污、偷窃、抢劫等各种方式来获得财富。在《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与王子相识之后深得王子的欢心，在王子的庇护下，他肆意偷窃抢劫，无恶不作；借法官夏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囊括钱财。国家危机时刻，他趁着招兵买马的机会索求贿赂；在战场上为保全性命临阵装死，在战争结束之后又为了谋求钱财冒领军功。在哈尔继承王位之后，他还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一个大的官职，但当时的王子已经成长，与福斯塔夫断开了联系，福斯塔夫遭到放逐，他不劳而获的幻想被打破。

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带着他的两个随从靠四处招摇撞骗为生，来到温莎城之后，他看上了培琪和福德财产，想要通过接近培琪太太与福德太太来骗来钱财，尽管在第一次被培琪太太和福德太太装进脏衣篓时他同时给两人写情书一事已经被戳穿，但他还是不死心的两次应邀，被两位机智的妇人捉弄了三次。在莎士比亚的笔下，福斯塔夫是一个自称为爵士，大腹便便，到处招摇撞骗，不守信用，渴望不劳而获，同时又贪图美色的形象。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平民社会之后，他没有在对金钱的渴望下认真工作，用正经的工作来满足生活所需，也不认真的履行职责，只期待不劳而获，幻想能够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获得巨大的财富，他的身上沾染了资产阶级对金钱的渴望和纵情酒色的恶习，又没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模式，所以成了时代转变过程中被抛出轨道的人，他放纵的生活和靠坑蒙拐骗获得物质财富的生存状态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无法融入新社会的一种群体。

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骑士阶层的美德和骑士们践行的骑士精神自然也都被福斯塔夫抛弃。首先，福斯塔夫几乎完全背离作为一名骑士所必需的条件：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规范要求人戒酒戒肉，节制欲望，不可偷窃，不可贪恋别人妻子和财物。但福斯塔夫不仅经常饮酒吃肉，还与酒店的桂嫂等多名女性随意调情，试图通过勾引培琪太太和福德太太获取培琪与福德二人的财产。福斯塔夫还严重背离骑士的八大美德，他在战场上临阵装死，冒领军功，将荣誉形容为空气和铭旌，认为荣誉并不能给他带来实在的利益；欠债不还，到处招摇撞骗，经常虚假地吹嘘自己的战绩与成就，违背了骑士谦卑与诚信的美德。对于骑士应有的尊重弱者，行侠仗义，捍卫国家主权等精神，福斯塔夫也无一例外的都不具备，他自私懒惰、怯懦空虚、行为放荡、贪得无厌，尽管他也时常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时常反思，但却知错不改，屡次犯错，用嘲讽和逃避的态度对待自身对骑士精神和美德的背离。

三、福斯塔夫的狂欢化解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素：节庆狂欢、狂欢形态及其文学转化。该理论认为，文艺作品通过塑造反叛角色及其不循常规的言行，展现对现存秩序的批判性思考，同时表达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6] 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正是以其独特的狂欢化特质，从肉体政治学、仪式戏仿和话语颠覆三个维度，通过巴赫金所言的“狂欢节式世界感受”，完成了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系统性解构，瓦解了骑士精神的崇高性。

在《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的经典独白中，福斯塔夫通过一连串的肉体质问，完成了对荣誉概念的解构：“荣誉能接骨吗？不能。能止痛吗？不能。那荣誉是什么？一个词。那个词是什么？空气。”这正是福斯塔夫最具革命性的一个颠覆策略，他将抽象的骑士美德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肉体经验，通过肉体狂欢完成了对骑士精神的物质性降格。这种将精神价值贬低为物质的修辞策略，典型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怪诞现实主义”。此外，福斯塔夫重达300磅的肥胖躯体，本身就代表着一个行走的狂欢符号，嘲笑着骑士道推崇的节制美德。^[7] 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这种肉体降格达到极致：被塞进装满脏衣服的筐子、被迫假扮巫婆、最终头戴鹿角接受众人嘲弄，这一系列肉体羞辱构成了完整的对于骑士的“脱冕仪式”，宣告骑士精神最后的尊严被市民喜剧碾碎。

福斯塔夫对骑士仪式的戏仿构成了第二重解构。在野猪头酒馆的场景中，他挪用圣杯传奇的意象，用酒壶充当圣杯“册封”巴道夫，作者用酒馆替代教堂的空间置换、酒壶替代圣杯的道具置换、酒鬼替代教士的主体置换，使福斯塔夫完成了对骑士仪式的戏仿，暴露了骑士话语的人为建构性，完成了全方位的权力话语的喜剧性倒置。^[8] 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这种戏仿演变为更露骨的市民审判，由中产阶级主妇们主导的“鹿角加冕礼”，不仅颠覆了骑士授勋的性别权力结构，更标志着新兴市民价值对封建残余的全面胜利。

福斯塔夫的语言构成最隐蔽也最持久的解构力量。“让荣誉见鬼去吧！我只要好酒好肉。”通过将“荣誉”与“酒肉”并置，福斯塔夫建立起新的价值坐标系。在《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中，这种话语革命进一步深化：当福斯塔夫说“爱情就是财富”时，不仅消解了骑士文学的典雅爱情传统，更预告了资本主义早期的价值重估。其语言中高频出现的市井黑话，构成了对宫廷韵文的持续污染，最终使骑士话语丧失了效力。

通过福斯塔夫这个“狂欢化载体”，莎士比亚不仅记录了骑士精神的没落，更参与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市民社会的建构。

四、结语

“福斯塔夫没落骑士的身份显示：莎士比亚将当时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融合在了一起，实现了戏剧内容和

创剧形式的统一。”^[9] 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那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几率。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10] 福斯塔夫所代表的没落骑士本性上并非十恶不赦，否则也不会成为如此复杂经典的形象，许多时候，福斯塔夫展现出幽默等讨人喜欢的性格特色，他的种种缺点，也是时代影响下的行为选择。

莎士比亚通过福斯塔夫这一形象展现了当时五光十色的平民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混乱的秩序，呈现了时代变化对骑士阶层生存状态产生的影响与没落骑士身上骑士精神的堕落。

参考文献

[1] 陈春雪. 温丽. 对骑士精神的背弃——浅析福斯塔夫人物形象 [J]. 青年文学家, 2012, (05): 25.

[2] 赵昭. 中世纪骑士浅析 [J]. 统计与管理, 2015, (02): 182-183.

[3] 廖金罗. 市民社会对福斯塔夫骑士主体性的消解 [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8(04): 120-128. DOI: 10.15886/j.cnki.hnus.2020.04.014.

[4]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9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581-587页.

[5] 李传璋. 论《亨利四世》的人物性格塑造 [J]. 海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03): 50-54.

[6] 贾淑贞. 狂欢化理论视域下的莫言小说研究 [D]. 青岛大学, 2024. DOI: 10.27262/d.cnki.gqda.2024.001192.

[7] 赵目珍. 21世纪初“狂欢化诗学”的几个关键词 [J]. 当代作家评论, 2024, (06): 195-200. DOI: 10.16551/j.cnki.1002-1809.2024.06.030.

[8] 张彩莲. 论《亨利四世》第一部的狂欢化特征 [D]. 河北师范大学, 2009.

[9] 曾绎. 迷失的教徒与堕落的骑士——福斯塔夫身份意义的解读 [J]. 云梦学刊, 2014, 35(04): 115-120.

[10]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第784页.